



牢牢占据战场认知高地

刘奎冯斌

眼”，隐真示假的难度越来越大。但“看到”不代表“知道”，“看见”不代表“看透”。人们对一件事物的深层认知受各种信息的影响，只要精心谋划、奇正结合，把真实意图隐藏在信息“迷雾”之中，“空城计”在未来战场仍可唱起来。

加速决策循环，扰乱对手认知

20世纪70年代，博伊德提出著名的“OODA”决策周期理论，该理论的精髓在于认知对抗，即通过加快己方“OODA”循环速度，在对手来不及决策时，就进入下一个“OODA”决策周期，这样对手就会在不断被动应对中陷入认知瘫痪。平津战役甫一开始，国民党军队的认知就陷入了瘫痪。

辽沈战役刚结束，国民党就开始考虑华北是战是撤的问题。蒋介石和傅作义都认为，拥兵约60万的华北国民党军对我华北军区46万部队，仍有较大胜算，而这一胜算是建立在我东北野战军暂不南下基础之上的。根据军事常识，东北野战军经过大战，至少要休整3~6月，国民党方面遂决定暂守平津，保持出海口。此时，中央军委决定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客观上加快了我们的决策周期。为进一步误导国民党方面的判断，东野指挥员还故意在沈阳公开出席各种庆功活动，让蒋、傅以为我东北野战军来年才会入关。

现代作战，时间的重要性更加突显，尤其在关键时刻，敌我双方就是在进行一场抢时间的赛跑，而跑赢的关键在于加快己方“OODA”循环，敌变我变，先敌而动、快敌而动，这样才能影响对手决策认知，拖慢其“OODA”周期。信息化智能化作战，更要面临信息被压制的风险，在“迷雾”重重的战场上，指挥员不能等所有情况都明了再决策，而要敢于和善于在“黑暗”中决策，不被对手的节奏牵着走。

逐步军事增压，诱导对手认知

认知战包括针对感知的认知欺骗，针对思维的认知干扰，针对情绪的认知威慑，针对意志的认知瓦解，以及针对态度、观念的认知诱导。尤其是针对态度、观念的认知诱导，可以直接改变指挥决策人员的想法，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平津战役中，围绕傅作义摇摆不定的态度，我军对其展开了积极的诱导和催化。

傅作义对华北局势和自身命运充满了矛盾心态。傅并非黄埔系，对南撤十分排斥；如果向西退到绥远，地广人稀，不利长久坚持，对西逃没有信心；对于同我党久谈，也是顾虑重重。中央军委的意图是扣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最好能以和平方式解放平津。为达成这一意图，第一步，稳住傅作义，命华北第1兵团停攻太原，第3兵团撤回归绥，造成局势缓和假象。第二步，彻底断了傅作义南撤想法，命华北第3兵团包围张家口，第2兵团包围傅系王牌于新保安，围而不打；命入关的东北野战军隔断平、津、塘联系，隔而不围。第三步，迫使傅作义放弃成立华北联合政府的幻想，相继发起新保安战役和张家口战役，全歼傅系部队。第四步，迫使傅作义放下武器出城改编，发起天津战役，吃掉傅作义最后一个筹码。

战争中，认知战与其他作战方式相互渗透、互为支撑。有了其他“硬摧毁”手段的支撑和运用，认知战的效果才会更加显著。强大的军事实力、军事优势，对于塑造、催化对手认知具有不可替代的倍增作用。现代战争中，一定要多种手段并用，才能获得最佳作战效益。

既打赢军事仗，又打赢政治仗

唐俊

指挥员感悟

平津战役中，中央军委在确保以军事手段歼灭国民党军队的前提下，将政治手段实现和平摆到重要位置，并最终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打了一场漂亮的政治军事仗。现代战争混合特征鲜明，除了传统的军事手段外，政治、经济、外交、舆论等领域对抗也日趋激烈，这就要求指挥员具备更高的政治站位和全局视野，既打赢军事仗，又打赢政治仗。

尊重事实依据，精准料敌知敌。傅作义集团在平津地区撤守不定，犹豫观望，中央军委决定扣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既便于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使蒋长江防线无法形成，还能使华东、中原两野战军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无论是夺取新保安、张家口，还是攻打天津，都反映了当时战场指挥员能够精准掌控战场态势，为中央决策提供正确支撑，体现了高级指挥员极高的政治判断力和决策力，也体现了中央对于一线指挥员的信任。未来作战，无论战争形态如何变化，指挥员料敌知敌能力都是赢得战场制权的基本功，在研究对手时要磨琢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功夫，避免用自己熟悉的“思维镜像”主观地去框套对手。

提高政治站位，既会打也会谈。在人民解放军对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并赢得天津攻坚战胜利的基础上，经过多次艰苦复杂的政治谈判，我军和平解放北平，促成了绥远守敌起义。未来作战，指挥员必须具有通观全局的宏观视野和把握关键的运筹谋划能力，将局部因素对战争全局的影响分析透；全面掌握舆论宣传主动权，最大限度争取国际国内社会认同；学习会谈会晤方式方法，通过交涉，既掌握敌企图底数，传递我方诚意和态度，又让敌看到我方“规矩”和“底线”，促敌与我相向而行，进而赢得谈判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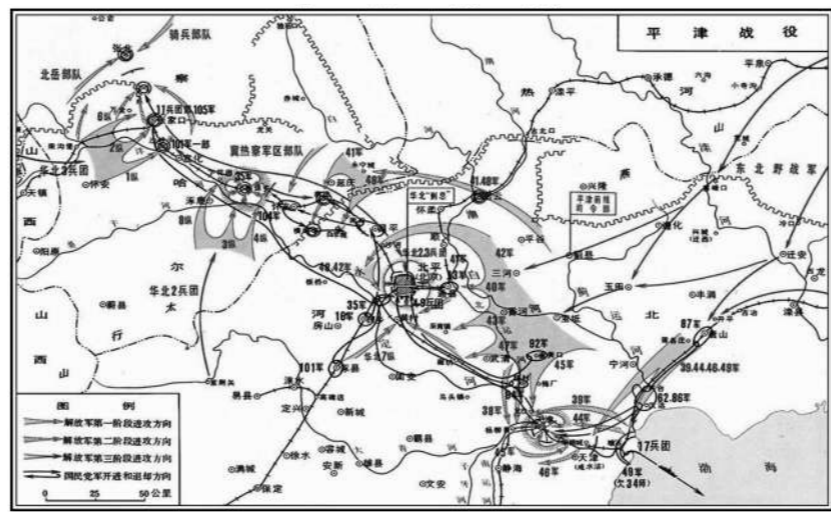
英勇连续作战，创造把握战机。面对傅作义集团摆开“一字长蛇阵”，中央军委命华北第3兵团迅速包围张家口，吸引傅作义派兵西援，同时命东北先遣兵

团、华北第2兵团向平张线急进，命东北野战军主力提前入关，向平、津、塘方向开进。东北野战军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英勇作风，提前结束休整入关，与华北军区部队配合，出敌不意地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五个互不连接的要点上，使“惊弓之鸟”变成“笼中之鸟”，形成对我极为有利的战场态势。未来作战，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指挥员要加强直觉分析与决策判断，使分解任务、实施行动、处置事件的能力更加熟练迅速；要充分发挥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着力培养其灵活机动、排兵布阵、巧妙制敌的指挥作战能力。

(作者单位：32281部队)

平津战役：铸就伟大胜利的关键一役

冯斌 刘奎 郭书菊



平津战役经过图

平津战役是我军解放战争战略决战阶段三大战役中的最后一役，也是关键一役。时至1948年11月，我军在解放战争各个方向上都取得了辉煌战果。特别是在辽沈战役胜利后，我军总兵力已达300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已超过对手。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正式打响。在64天的时间里，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1个“剿总”司令部、3个兵团部、1个警备司令部、13个军部、51个师(旅)共52万余人。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形成了对国民党军的压倒性优势，人民军队解放全国的步伐势不可挡。

乘胜入关，割裂敌之体系

在华北地区，我军自1947年起不断歼灭敌人，扩大解放区。蒋介石、傅作义曾计划于1948年10月下旬偷袭我中共中央所在地。我华北第2兵团、东北先遣兵团迅速行动，新华社及时揭露这一阴谋，迫使傅作义放弃计划，并将兵力进行收缩，为我决战平津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敌目光至平绥线，我华北第3兵团所属3个纵队连续攻占了柴沟堡、怀安、沙岭子等地，包围张家口，借以吸引北平守敌前来救援。傅作义则正中我下怀，判断我东北野战军暂时不能入关，遂派遣嫡系部队第35军等部增援张家口，并对部分力量部署加以调整，在平绥线上集中了十几个师的兵力。

面对这一态势，中央军委判断这是“抓住傅系、拖住蒋系”的重要战机，遂令东北先遣兵团、华北第2兵团、华北第3兵团各部向位于平绥线的敌军发动攻势，力求打断敌之联系，切断敌之退路，全歼平绥线之敌。

由于我东北先遣兵团于12月5日攻克密云，歼敌6000余人。敌判断我东北野战军一部已经入关，极有可能与华北各兵团协同向北平发起攻势，急令各部队向北平地区收缩。特别是傅系主力第35军连夜计划从张家口向北平后撤，却不料被我华北第2兵团一部及冀热察军区部队阻滞于新保安地区。华北第2兵团主力战诸多不利因素赶到新保安附近地区，挫败了敌第35军由西向东的突围行动，并同时遏制了敌第104军由东向西的进攻行动，迫使两支部队始终无法会合。第35军只能困守于新保安；华北第3兵团则于6日收复沙岭子、7日解放宣化，将张家口和宣化之间的联系一刀切断，并于8日将张家口彻底包围起来。至此，敌傅系

主力陷入我华北第2兵团、第3兵团的天罗地网中。而我东北先遣兵团则是猛打猛追，又先后歼敌近2万人。至此，我各兵团行动打乱了敌之部署，割裂了敌之防御体系，形成了歼灭困守之敌的有利态势。

各个击破，围歼困守之敌

在我军形成对平、津、张一线各要点之敌的合围态势后，按照中央军委指示的“先打两头，后取中间”和“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等原则，对被围之敌实施各个击破。

其中，困守新保安的傅作义嫡系部队第35军构筑了坚固工事，设置了多层火力，妄图固守待援，但我华北第2兵团所属9个旅于12月22日从西、东、北三面向守敌发起猛烈攻势，不到一天时间便全歼新保安守敌，赢得作战胜利。

就在敌第35军被歼灭后，张家口守敌7个师(旅)妄图尽快逃离，但始终未能突破我军的铜墙铁壁，并被2个纵队兵力乘隙突入城内，守敌几乎全被歼灭。

天津守敌共10个师约13万人，统归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指挥。由于天津地位重要，这里工事众多、防御严密、物资充足。我东北野战军向中央军委建议，“以五个纵队兵力包围天津”“如敌突围则先打突围之敌”“敌未突围则发动总攻”，获得中央军委的同意。随即我军逐步扫清其外围据点，并利用夜暗构造大量交通壕和观察所，做好攻城准备。与此同时，我向天津守军发出放下武器的劝告，争取实现和平解放，却遭敌拒绝。1949年1月14日上午，我军向天津城发起总攻，各突击集团在炮火掩护下快速突入城市，在29个小时的作战时间里，我军俘获陈长捷等敌将级军官28人，击毙、击伤、俘虏敌13万

人，缴获大量武器物资。

偃旗息鼓，和平解放北平

当新保安、张家口、天津、塘沽等要点被我军陆续解放后，据守北平之敌惶惶不可终日。尽管我军占据优势，但为争取北平免受战火波及，中央军委指示总前委，加紧与傅作义谈判，力争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

1948年12月19日，我军代表刘亚楼与傅作义的代表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谈判。然而，在谈判中，傅作义并无和平诚意，执意要求保留军队。这与中央军委指示的绝不允许保存反动武装力量相违，谈判未能成功。

就在我军不断分割包围守敌，切断平张、平津、津塘间联系之际，1949年1月6日，傅作义的代表再次出城谈判。但到了答复的最后期限时，傅作义仍然有拖延的企图，我军遂组织实施天津战役。13日，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曾作为傅作义的全权代表，与我军举行第三次谈判。我军强调谈判不再涉及天津，并要求北平国民党守军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改编。

14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和平条件，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反动军队指出了应走的道路。16日，中央军委起草了致傅作义集团的最后通牒，迫使傅作义放弃“和平谈判”，接受我军的“和平改编”。31日，我军进入北平接管防务。至此，平津战役结束。

平津战役的胜利，使华北绝大多数地区获得解放，并和其他解放区连成一片，为建立强大后方、进军全国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战役中，我军不仅充分发挥军事优势，快速分割围歼对手，更发挥了政治优势，用和平方式解放北平这座历史文化古都。这为我军在进军全国时解决残存之敌提供了参考和借鉴，更为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石。



制图设计：贾国梁

